

會永義 黃啓方 主編

古今文選

新第三九五期

日三十二月四年六十六國民
版出六期星週隔每
元 年全 元 份每
刊副報日語國

辨志

張爾岐

人之生也，未始有異也，而卒至於大異者，習爲之也。人之有習，初不知其何以異也，而遂至於日異者，志爲之也。志異而習以異，習異而人以異。志也者，學術之樞機。適善適惡之輻楫也。樞機正，則莫不正矣；樞機不正，亦莫之或正矣。適燕者北其輻，雖未至燕，必不誤入越矣；適越者南其輻，雖未至越，必不誤入燕矣。嗚呼！人之於志，不可不慎歟！

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，啞啞以笑，蠕蠕以動，惕惕以息，無以異也。出而就傅，朝授之讀，暮課之義，同一聖人之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春秋也；及其既成，或爲百世之人焉，或爲天下之人焉，或爲一國之人、一鄉之人焉。其劣者爲一室之人，七尺之人焉，至其最劣，則爲不具之人、異類之人焉。言爲世法，動爲世表，存則儀

張爾岐 辨志

其人也，沒則傳其書，流風餘澤，久而愈新者，百世之人也；功在生民，業隆匡濟，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，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，天下之人也；恩施沾乎一域，行能表乎一方，業未大光，立身無負者，一國一鄉之人也；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，慈愛不外乎妻子，則一室之人而已；耽口體之養，徇耳目之娛，膜外概置，不通疴癢者，則七尺之人；篤於所嗜，瞽亂荒遺，則不具之人；因而敗度滅義，爲民蠹害者，則爲異類之人也。豈有生之始，遽不同如此哉？抑豈有驅迫限制，爲之區別致然哉？習爲之耳！習之不同如此，志爲之耳！志在乎此，則習在乎此矣；志在乎彼，則習在乎彼矣。

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言志之不可不定也。故志乎道義，未有入於貨利者也；志乎貨利，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。志乎道義，則每進而上；志乎貨利，則每趨而下；其端甚微，其效甚巨；近在胸臆之間，而遠周天地之內；定乎一息之頃，而著之百年之久。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，志在故耳。志之爲物，往而必達，圖而必成；及其既達，則不可以返也；及其既成，則不可以改也。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，而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



- ②⑦ 鍾釜：鍾釜均是古時的量米器。
②⑧ 六斛四斗叫鍾，六斗四升叫釜。
②⑨ 這兒是指生活。
③① 耽：過度的喜好。如「耽於聲色」。
- ③② 徇：求。
③③ 膜外：膜是指人的外表。膜外，就是身體以外。
③④ 疴癢：即痛癢。疴，音（七）或（可）。
- ③⑤ 刺激，忍不住要抓才舒服的一種感覺。
③⑥ 篤：全心全意的。如「篤信」。
- ③⑦ 嗜：嗜好。如「嗜好」。
- ③⑧ 簪亂荒遺：簪，目不明。是說瞎眼亂碰，將父母的遺體糟蹋了。
- ③⑨ 度：法度。
③⑩ 蠹：侵耗財物叫蠹。左傳：「兵蠹之民之殘也，財用之蠹。」
- ③⑪ 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：見論語里仁篇。苟是如果。本句的意思是說：如能誠心向仁，就不會再有作惡的事了。
- ③⑫ 胸臆：心裏。臆，胸部。
③⑬ 息：喘息，呼吸。
- ④① 孽孽：同「孜孜」，不懈怠。
④② 舜之徒：徒，是黨。就是大舜那類的人。下文的是盜賊。淮南子：「明分以示之，則賄賂之姦止矣。」
- ④③ 鷄鳴而起至利與善之間也句：見孟子盡心上。
④④ 圖：計謀，打算。
④⑤ 材：通「才」字。
- ④⑥ 不舜若歟：不舜嗎？「不舜若」即「不若舜」。若是如的意思。
- ④⑦ 肩相比：形容人很多，多得可以肩比肩。
④⑧ 言：著述。
④⑨ 項相：形容人很多，多得彼此舉頭可以看到對方的脖子。
- ④⑩ 諸：「之」於「二」字的合音。
④⑪ 乘富貴之資：以富貴的身分作為憑藉。
- ④⑫ 斯人：斯，是此。斯人，是指國民。
④⑬ 梁菽：梁是小米或高粱；菽是豆。
- ④⑭ 梁菽：梁是小米或高粱；菽是豆。
- ④⑮ 孟子曰：「士何事？曰，尚志。」
- ④⑯ 類：總稱。全為人類的重要食糧。
- ④⑰ 烏附：就是烏頭、附子。烏頭、附子是一種植物。也稱草烏頭。
- ④⑱ 有毒。本草綱目：「烏頭與附子。」
- ④⑲ 正者為烏頭，多歧者為烏喙，細長三四寸者為天雄，根旁如芋散生者為附子，連生者為側子。
- ④⑳ 急就篇注：「一歲為側子，二歲為烏喙，三歲為附子，四歲為烏頭，五歲為天雄。」
- ⑤① 佔畢：見禮記學記，常見的有兩解：一解是「佔畢」為「筭」的假借字，意思是簡冊，也就是書籍。一解是把「佔」解為「覘」，視的意思。覘畢，即視書，看書。從後說。
- ⑤② 毒人：害人。
- ⑤③ 藉：憑藉，助力。這兒和上文的「乘富貴之資」的「資」字用法相近。
- ⑤④ 生人：民眾。與上文「生民」同。
- ⑤⑤ 孟子曰：「士何事？曰，尚志。」
- ⑤⑥ 舍：同捨，與⑥③注同。
- ⑤⑦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⑧ 欲貴者，是人人都有。欲貴者，人之同心也：喜歡尊貴的心理，是人人都有。
- ⑤⑨ 人貴於己者：是說人人有天賦的善性，存在於內心。
- ⑤⑩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⑪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⑫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⑬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⑭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⑮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⑯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⑰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⑱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⑲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⑳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㉑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㉒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㉓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㉔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㉕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㉖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㉗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㉘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㉙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㉚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㉛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㉜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㉝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㉞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㉟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㊱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㊲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㊳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㊴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㊵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㊶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㊷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㊸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㊹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㊺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㊻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㊼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㊽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㊾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- ⑤㊿ 欲貴者：……弗思耳：見孟子告子上。



這方面走的人，從沒有走上貨利的路子的；立定志向，向着貨利那方面走的人，從沒有走上道義的路子的。志向在於道義的人，一天一天的向道德、學問方面求進步；志向在於貨利的人，那就日趨下流了；他們開始的時候相差很微小，而後來的成就卻差別非常巨大。這向道義或向貨利的一念，起自胸中，而行動的影響，卻遍及天地間；決定在喘息的頃刻間，而流傳的時間卻達百年的久遠。孟子說：「一大早，聽到鷄叫立刻起身，孜孜不懈，廣行善事的人，那是大舜一類的人；聽到鷄叫立刻就起身，孜孜不懈，唯利是圖的人，那是盜跖一類的人。要知道舜和跖的分別，沒有別的，就在這行善和謀利的不同上面。」人們所以一輩子永遠不停的辛勞，不停的奮鬥，就是由於「志」的關係罷了。「志」是這個樣子的，有了它，你要往那兒，一定能達到，要說什麼，一定能完成；不過一旦達到了，就不可以再返回去；已經完成，也就不易改變了。於是有大舜一樣成就的人，可以安享他像大舜一樣的福祉，而已經成為盜跖一類的人，也未嘗不悔恨自己變成了盜跖一類的人物，然而到了那個時候，一切都是無能為力的。這難道是盜跖一類的人，聰明才力不如大舜一類的人嗎？只是所立的志向各有不同罷了！世上研讀周公、孔子著述的人，多得簡直可以肩比肩；研讀了周公、孔子的著述，了解了那些著述內中的大義，因此而服務社會的人，又多得簡直舉頭可以彼此看到對方的脖子。可是未曾聽說上上下下大家完全都能依照周公、孔子的遺教去行事；這種情形，豈是年少時學的，長大就忘了嗎？那無非是研讀了周公、孔子的著述，而志向卻不在實行周公、孔子的大道。志向既然不在實行周公、孔子的大道，那他的志向一定是在求取貨利上。以他那志在求取貨利的人，再憑藉他富貴的地位，而主宰眾人的命運，我真為民生日

盛而感到悲痛啊。

志向在內心裏決定，就如同種子種在地上生長一樣：種的是梁菽，長出來的就是梁菽；種的是烏附，長出來的就是烏附了。經過雨露的滋潤，人力的培植，不論梁菽、烏附，最後都會各如所種的有了收成。梁菽收成了，人類會賴它來生活，烏附收成了，人類會受到它的毒害。人求學如果立志不正，只是知道勤讀書本，廣增見聞，力求文章，詞藻華美，就這樣子去服務社會，那他所學自古人的一切，都將變成爲他害人利己的憑藉了。唉！讀書人一天內所立的志向，卻是天下政治清平或紊亂的泉源，百姓生活過的是愁苦或歡樂的根本。孟子說：「士人應該做些什麼呢？那就是應該高尚自己的志氣。」學記上說：「大凡在教學的時候，對於有志做官的學生，就先教給他居官的事務；對於有志從學的學生，就先教導他立遠大的志向。」張載說：「還沒有任官的學生，要導正他的志向。老師教學，如果不知道先教學生們立志，學生學習如果不知道高尚自己的志氣，想要天下政治昌隆而風俗優美，那將憑什麼得到呢？」所以一個人要是散漫而毫無志向，只求住的舒服，吃的可口，那是自暴自棄的人。一個人要是拋開道義的正路不走，而卻孜孜不息的去爭名奪利，永遠不知回頭，那樣將造成他毒害別人，且更因此而傷害到他自己了。自暴自棄，不可以；毒害別人更因此而傷害到他自己，尤其不可以。況且，立志向着道義方面追求的人，沒有不能得到道義的，不論窮困的人也好，顯達的人也好，都可以得到；立志向着貨利方面追求的人，未必必然真的能得到貨利，而道義卻因此而失去了。孟子說過：「喜歡尊貴的心的，是人人都有；可是，大家都沒有很尊貴的「天爵」（善性）在自己身上，只是不肯用心思想罷了。這種「天爵



「去求就能得到，放棄就要失掉；這「求」對於得到「天爵」是有助益的，因為所求的是在我自己的本性上。另外有一種「人爵」，是富貴、利、達，去求它須要有方法，就是用了方法，不能得到還要靠命運；因此「求」對於能不能得到「人爵」，是沒有決定性的助益的，因為所求的對象是身外的事物。」人如果能徹底明白那些是我本身具有的，那些是在我身外的分別，那些一定可以得到，那些不一定得到的一定道理，也就可以決定自己的志向了，（謝秀文註譯）

（附錄一）

張爾岐先生其人其事 謝秀文

張爾岐先生字稷若，號蒿庵，山東濟陽人。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，卒於清聖祖康熙十六年（一六七七）。先生生值國變，他的父親行素先生，在石首縣承任內罹難。滿清入主中原後，心懷國仇家恨的張爾岐先生，就從此避跡，一直過着隱居奉母的生活。先生家貧，居陋巷，親自種植蔬果，以供餽瓢。淡薄名利，以教授村塾終其身。生活雖極清苦，而先生卻怡然自得，可以說是安貧樂道如顏回，恬淡自適如淵明。

先生學以篤志力行爲本，一主程、朱，直追曾、孟（唐鑑先生語）。以三十年精力，完成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，對儀禮的解說，用力至勤，貢獻至大。遺老顧炎武先生（字寧人，號亭林。明末屏居山中，潛心經史。入清不仕，周遊四方，以書自隨。後卒於華陰。）遊至山東，一則欣賞先生的學養，一則敬佩先生的志操，二老在「英雄相惜」的情況下，成爲知交。亭林先生力推先生對「三禮」的成就。亭林先生曾說：「獨精三禮，卓然經師，吾不如張稷若。」又說「炎

張爾岐 辨志

武年過五十，乃知不學禮，無以立。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，根本先儒，立言簡當，以其不求聞達，故無當世名，然書實可傳。亭林先生更以齊魯繼鄭康成、孫明復、石守道三先生之後的惟一經學大師美先生。（亭林先生語，在附錄二「答顧炎武書」暨附錄三「蒿庵書院碑文」均可想見。）

先生著作除上述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外，尚有周易說略四卷，春秋傳說四卷，蒿庵集三卷，蒿庵閒話二卷，及夏小正傳注等重要作品。國朝文匯選收先生天道論、袁氏立命說、讀朱子通鑑綱目等短文數篇。清唐鑑撰輯清學案小識，列先生於翼道學案。

（附錄二）

答顧亭林書

張爾岐

亭林先生足下：五六年來，願見之切，而相遇之難如此。其所以願見者，非敢效世俗顧從虛儀，亦欲商略道術之同異，決所學之當否耳。今夏同學艾兄，攜所賜教函，及論學書，千祿字樣至。喜慰莫勝。反覆流覽，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。教言訓勸諄切，多所獎厲，且示以康成、泰山、徂徠先生（註）之遺烈，而期之修述。此豈猥陋敢希萬一！雖然，自有識來，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。見諸儒先之言經者，後先繼出，注疏之典核、程朱之深醇，大全索引之語詳而擇精，似已各極其至。今欲修而述之，未知當於何處着手。學者苟能席其成業，尊所聞而行所知，上者可至於聖賢，下者亦足以效一官，濟一隅，名一善，而無難。私謂士生今日，欲倡正學於天下，似不必多所著述，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。不識高明以爲何如？論學書，粹然儒者之言，特拈博學行己二事，以爲學誦，確當不易，真足好高無實之病，行己有此一語，更覺切至，學之真偽，祇以行己爲

